

往事

——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

第三十七期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

编者的话：胡先生的遭遇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遭遇，他的一生，从饮河诗社的少年才俊到肮脏桥洞下的白发衰翁，正是中国士阶层沦落江湖直至灭亡的生动写照。这一过程是在“改造”和“破旧立新”的幌子下完成的。世界历史上，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此轻贱。

当年胡适博士打倒孔家店，不过是想打破儒教千年一统天下，“道不行”，退而“整理国故”，继而“乘槎浮于海”，然后眼睁睁看着“国故”在故国被赶尽杀绝。

“武化”的胜利者有理由看不起那些雕章琢句的文化人。胜利就是一切，胜利者决定一切。欣欣向荣的开国气象荡涤着“旧社会的污泥浊水”，赶往新世界的人们或踊跃，或踉跄，或清醒，或懵懂，匆忙辞旧，所有不合时宜者皆遭淘汰。这其中，就包括那些“士”和他们的“国故”。

士是什么？旧曰“四民之首”，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及至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当头棒喝，进退失据。或惕悚于庙堂，或苟且于牛棚，或流落于街巷。

国故何用？且逢恶世，不用说修齐治平，就连养家糊口都不能，相反，还会因之获罪——曰“反动”，曰“封建”，国人皆欲除之而后快。难怪被胡先生叹为“翰墨孽缘”。

胡先生因学识获罪，亦因学识撑持精神，并得以结交二三知己，才熬过桥

下漫漫长夜。晚年的胡先生被请回庙堂，忝列末座配享，虽劫后余生，却并不欣喜若狂，感激涕零。这位国学大师写下的最后两个字是“抄手”，令人心酸。

如今，国故日益成为显学，官方、“民间”一齐吆喝，得风得雨。在这场热闹的背后，倒真要提防它成为阻隔世界的藩篱，推行专制的帮腔。其实思想文化，只需放松环境，无论中西，竞相磨砺，取长补短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古老文化自会在竞争与包容中焕发青春，又何须舍本逐末刻意倡导？

桥洞下的悲怆诗人 陈仁德

诗人胡惠溥先生辞世十三年了。

这个学问精深才华横溢的诗人一生从未停止过吟唱，伴着吟唱之声的，大都是饥寒、孤独、坎坷、潦倒。他三十多岁时独生女儿夭折，四十岁时妻子病逝，四十三岁时受到政治迫害失去公职，从此衣食无着，孑然一身。从五十八岁开始，他不得不栖息在一个阴暗肮脏的桥洞下，一住就是十年。可是，他依然“我行我素我依然，虽老而贫亦解颜”，风流儒雅，未尝稍改。像他这样集多种苦难于一身而又终生清操慎守，不改书生本色的人，在以“改造人”为基本特征的那个时代，即使还有，恐怕也为数不多了。

少年天才

胡惠溥先生字希渊，别署倚天长剑楼。1916年生，四川泸州人。其父胡嘉鹤字立群，是泸州名彦前清举人李敖虎门生，惠溥先生孩提时即出入李府，后又正式拜李为师，称李为太先生。

敖虎公是我外祖父，清末举人（《泸州志》为其列传），生平著述逾百种。早年游学南北，遍交天下硕儒，曾应诏修大清通礼，为清廷礼学馆顾问，又为清廷贵胄学堂教习，包括溥仪在内的清末王子皇孙大多是其门生，他晚年归隐泸州设帐传经。

胡先生从童年到少年，无日不是在诗书礼乐的熏陶下度过的：“余时五龄，随府君侍太先生左右，……时生徒百许人，咸称彬彬焉……当春，红绿竞秀，水天一色，倒影灿同云锦。月夜，太先生辄与府君同泛舟，吟笺樽酒间，余常嬉侧。生徒之解音者，则厌（左加提手）箫管，沿池边曲径踏歌侍行。登岸，为大月台，于是生徒环坐，听太先生讲，乃政教横干，弦歌响辍。”

大概在十岁后胡先生就能作诗了，现在我们看到的他保留下的作品是作于十五岁时的两首诗：

《独行山径》（回文诗）

斜风恻此怀，久立浑如梦。
花对夕阳低，竹摇清影动。

《闺情》

杜宇啼痕湿，杏花香腻人，
凭栏无个事，日落又黄昏。

诗词以外，熟读诸子百家的胡先生又开始了考据之学的研究，他从当时海内景仰的国学泰斗章太炎所著《章炳麟诸子学说略》中发现了许多错误，年仅二十的他，竟然动念挑战大师，在查阅大量资料，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精心推论后，撰写了他的第一篇考据专著《非章炳麟诸子学说略》，洋洋两万余言，全用六朝骈文体写出，骈四俪六，流光溢彩。

加入饮河

1946年，胡先生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——他受知于著名学者、诗人章士钊，加入饮河诗社，度过了一生最为美好的三年时光。

饮河诗社是由章士钊发起成立于上海，抗战时迁入陪都重庆的一个文学团社，入社者均为全国一流诗人，如吴宓、陈寅恪、陈匪石、何鲁、杨元佛、俞平伯、叶圣陶、郭绍虞、沈祖棻等，是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诗社。

胡先生与大师们时相唱酬，如鱼得水。在这个全国一流的学术团体里，名士遗老成堆，他是整个诗社最年轻的一位，因而特别引人注目。

饮河诗社援古人之风，时有雅集。其中一次让胡先生终生引以自豪。

那是在柯尧放先生家里的一次诗酒之会。柯尧放是著名收藏家，诗友们来了，少不了要赏玩一番古董。这次他破例将一方珍贵无比的明代顾横波圭璧砚出示诸诗友。这方砚以圭璧精工雕成，通体作云雷纹，砚端有鹤眼，署“横波手琢”，附刻何道生黄小松题名厉樊榭微君二绝句。众诗友见此极品，纷纷诗意大发，当即从砚上所刻绝句中找出“恐有南朝粉黛痕”一句来分韵，人人即兴赋诗或词一首。胡先生拈到了“痕”字，遂赋《扬州慢》：

嬴政鞭余，娲皇补剩，淬妃衣袂云轻。认迷楼故物，共盥手扪频。算桑海兴亡转毂，玉颜哀抑，凝睇盈盈。笑何黄樊榭，低头都媚倾城。

福王旧史，只秦淮烟月堪论。更燕子笺工，桃花扇好，狎客春灯。点缀寂寥山水，繁华梦，事往如尘。信美人千古，天边邀证芳痕。

众诗友陆续完稿后，互相传阅，都以胡先生的作品为最佳。陈和甫老先生读至“福王旧史，只秦淮烟月堪论。更燕子笺工，桃花扇好，狎客春灯”，频频击节叫好，连呼“神来之笔”；柯尧放先生认为，“淬妃衣袂云轻”简直刻画入神；许伯建先生则认为极似姜白石。

年方三十的胡先生赢得许多鸿学硕儒的首肯，饮河诗友纷纷刮目相看。章士钊先生遂动念将胡先生收为门生，托许伯建委婉转达其意。胡先生对章的垂青自是十分感动，但竟以“平生只拜赦虎公为师”谢绝，旁人闻之，都为之叹惜，因为当时许多非常有名的人想拜章士钊为师却没有机会。

大约在1948年，国内动荡不安，饮河诗人星散，胡先生回到了故乡泸州。此后，饮河便永远留在他的梦里。

悲剧接踵

1949年以后，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被剥夺殆尽，知识分子被一次又一次的“改造批判”“脱胎换骨洗脑”，一次又一次的被训示：“要夹着尾巴做人，不准翘尾巴”。胡先生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，当然更是受尽了折磨。

但是解放初期，他仍然醉心于做学问。他选择了研究文字学，认为这是一切国学的基

石。少年时，他曾系统地研读过《说文解字》，可以把其中每一个字的内容背下来。1952年，《文字声义浅说》脱稿，他请许伯建先生帮助修订。许先生收到后觉得很有价值，就主动转交给了著名国学大师吴宓先生，请吴宓为该书作序。吴先生读后欣然应允。谁知文字改革运动悄然而至，第一批简化字开始推行，吴宓先生因反对简化字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判，作序的事也就搁下了。这一呕心沥血的著述，后失于文革浩劫。

五十年代，胡先生辗转任教于叙永中学，泸州一中、四中、二中，在此期间，他接连遭受了丧女亡妻失业的沉重打击，几乎被逼到了绝路上。

胡先生妻子杨从善女士，是极贤淑温柔之人，与胡先生贫贱相处，关心备至。婚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夫妻视若掌上明珠，取名胡常樾。不料四岁时常樾因病不治撒手人寰，令夫妻俩悲痛不已。常樾留有一张一寸的照片，胡先生一直放在身边直到临终。1982年我到泸州拜谒胡先生，曾亲见他深夜于油灯下打开手绢取出照片凑到眼前凝视良久，那时距常樾去世已30年，照片已泛黄得难以辨认。

更悲惨的是，杨从善女士在女儿去世后忽然患病，失去了生育能力，胡先生遂断了子孙，抱终生之痛！由于无钱医治，杨女士病情恶化，于1955年端午节前一天溘然长逝，胡先生此后便一直在孤苦伶仃中度过。

胡先生和杨女士十分恩爱，妻子病逝后胡先生挥泪写下了痛彻肺腑的四首悼亡诗，兹举一首：

最苦中年遽见分，镜中历历太分明。弥留张目惟垂泣，强起凭床代覆衾。

忍死模糊犹诵佛，可怜嘶哑不成音。昏灯相对人间世，八部天龙竟未闻。

诗三四句自注：“君……病歿，先一夜十二钟犹强起索茶，余以药进，甫下咽即吐，凭床呜咽，双泪莹然，盖自知不起也。卧后犹曳衾为余覆足。”其时距杨女士去世只有最后几个小时了，可以说她是燃烧最后的生命在关怀着胡先生。

走投无路

1959年，一场被执政者称之为“拔白旗”的运动在全国知识界展开，胡先生在这场运动中无端成了牺牲品，被当成“白旗”给拔掉了。

所谓“白旗”，乃是相对红旗而言，大意就是指那些在学术上很有建树的人，像学界的旗帜一样，但思想却没有染成统一的红色，还保留着自己的一些思想，不红即白，所以称为白旗，要统统拔掉。“拔白旗”并非除掉某个人，而是要毁掉知识分子的尊严、人格，剥夺他们独立思考的权力，它的直接后果便是，那些被拔掉的“白旗”——其实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从此就断了生路，在贫困与屈辱中挣扎。

泸州二中的校长早就对胡先生耿耿于怀。此前的历次运动，校长都安排胡先生去炮制整人的材料，胡先生要是去了也就没事了。可是他偏不去，他说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。我只管教书，那种事不是知识分子干的”，为此多次和校长发生争吵。校长都一一记在心里。

说来也真可笑，校长给胡先生定为“白旗”的两条罪状竟是：经常穿长衫；厚古薄今。就凭这，胡先生便被强令“因病退职”赶出校门。这年他43岁。

接下来的日子就难过了，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
那正是中国大饥荒的三年，最凄惨的时候，胡先生往往连续一两天没饭吃，饿得两脚发软，眼冒金星。他一介书生，除了学问，什么也不会，实在没法了，竟不得不去街上摆地摊出售自己心爱的藏书。卖着藏书，他觉得心疼，又赶紧打住，改为在街头为人测字、看相、算命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年精研《说文解字》、著述《文字声义浅说》，如今却用于街头测字。

后来，他被列为“五保户”，每月有7.50元的救济，好歹可以活命，也就没再去测字之类的事了。

洒泪收徒

胡先生在泸州四中教书时有一个叫曾德康的学生，看到老师落难，就时不时送一个包谷粩来，让胡先生在潦倒中，也感受到了一丝人间真情。须知这是1961年，中国进入了三年大饥荒中最惨烈的一年，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街头，一个包谷粩可以救一条人命。

这一天，曾德康带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少年。这个少年叫刘泽斌，是江阳区连云场一个农民的儿子，只上过小学，虽然年龄还小，可是学石匠已经很久，长期在野外开山打石。

刘泽斌叫了一声“胡老师”，就从随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，双手递给胡先生，原来是一包干胡豆和十个很粗糙的麦粩。曾德康在一旁说：“胡老师，他是专程来拜师的，要跟你学诗词。”

胡先生连忙说：“不要学，不要学，费时间又费精神，而且无用。”

刘泽斌却苦苦恳求胡先生收他为徒，说“我从小就想当诗人，小学作文《我的理想》就是写的当诗人，虽然我是石匠，但还是喜欢诗词。”

胡先生踌躇了一下，问刘泽斌读过多少书。刘从口袋里摸出一本破书来：“我有半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”胡先生接过来看，果然只有半本，另一半不知什么时候已被人撕掉了。

胡先生随手翻开，正是《长恨歌》，就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些是最起码的，都应背诵啊。”

一周后，刘泽斌从工地上赶来，一见到胡先生就将《长恨歌》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。他在那里低着头认真地背诵，忽然抬起头来，却看见两行晶亮的眼泪慢慢从胡先生的眼中流下来，胡先生一抹眼泪，一边动情地说：“现在还有你这种人啊！我收了你这个弟子。”

从此，刘泽斌成了胡先生的弟子。工地在城内，每周他都抽时间来听胡先生讲授诗法，诗艺大进。川南一带都知道有一个刘石匠诗词特别好。刘泽斌如今已是花甲之年，为四川知名诗人，四川省诗词学会理事，但他仍然是石匠，终年以打石为业。

痛失藏书

十年浩劫到来，中国进入了全面专政的疯狂时代。

虽然终年挨饥受饿，但是胡先生也有自己的精神大餐，那就是阅读他的数千卷藏书，有时也把赦虎公、高颢光老先生的遗著遗墨以及章士钊、何鲁等人的条幅打开饱览一番。此外还有祖上传下的许多名家字画，他自己的所有作品，都是他快乐的源泉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也没舍得卖掉那些视若生命的东西。

1966年夏，破四旧的叫嚣一浪高过一浪，疯狂的人们恨不得把除毛选之外的任何文字全部烧完。到处都是焚书的烈焰，到处都是抄家队伍。

这一天，胡先生从街上回家，意外发现门锁已经被砸掉了，门扣被一根草绳随意拴着。推门进屋，发现屋里如同水洗过了一番，他的数千卷典籍包括许多海内孤本以及各种稿本、名家字画等等，全部荡然无存。

他被惊呆了，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，差点昏倒。那些东西可是他的心血，他的生命啊！

据邻居说，来了十多个戴红袖章的少年将门锁砸烂，然后用车将书全部装走了。没有人敢去问一声，更没人敢去制止，所以也不知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。

这事遂成了不解之谜：那时戴红袖章的少年满城都是，怎知道是谁干的？

这是胡先生自妻女去世后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，他几乎活不下去了，就像世界末日已经到来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搞越惨烈，在“形势一片大好，越来越好”的喧嚣中，泸州爆发惊动全川的大武斗，泸州市民纷纷逃亡出城。胡先生自从所有藏书被劫后，已无任何财物，没有什么丢不下的，也随难民仓皇出城，逃往乡下。

默写旧作

在连云场乡下刘泽斌家住下后，胡先生靠回忆，将他在破四旧中丢失的全部诗词作品，包括《素绚词》、《倚天长剑楼诗钞》等一一地默写了出来。没有纸，他就找东一片西一张的边角废纸凑合着写；光线差，他就利用四面透光的猪圈。

后来，他又凭记忆将少年时读过的《二十四桥明月夜赋》全部用小楷默写出来。《二十四桥明月夜赋》是我外公之祖昆生公的作品，在清代道光年间曾经轰动京城，我外公在上面做了许多圈点，胡先生在默写时竟然将我外公的圈点一一还原，包括单圈、双圈、三角符号、浪线等一点不漏地标出。

胡先生博闻强记，他的大脑仿佛就是一个图书馆，无论是庄子的《逍遥游》还是墨子的《非攻》，无论是屈原的《离骚》还是江淹的《别赋》，不论说到何人何典，他都是脱口背出原文，无一字差错。

文革抄家后直到去世，胡先生手边没有一本书，他在写作中大量引经据典，完全靠记忆，不论引自周秦魏晋还是唐宋明清，有人暗暗找典籍查对，竟无半点出入。1981年他到我家作客，因明代抗清女英雄秦良玉是我县人，偶谈秦良玉，他立即将明史中关于秦良玉的记载讲得原原本本，并将崇祯皇帝御赐秦良玉的四首诗随口背出。一天，某人来访，谈及《聊斋》，胡先生竟一气背了一大段蒲松龄的自序，真令人惊叹！

桥洞栖身

胡先生凭着每月7.50元的救济金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，极其艰难地生存着。他一生只攻学问，不善炊事，连面条也不会煮，一日三餐，全在外面吃馆子。那点可怜的救济金平均每天只有二角多钱（还要用于衣物、医疗等其它开支），又能吃什么呢？所以他经常饥肠辘辘。

就这样撑到1973年，他又遇到了更大的困难——原来赖以栖身的斗室不能再使用，被赶了出来，这下他真的“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”了。

走投无路之际，刘泽斌和曾德康、苏金荣三位弟子到处为他寻觅住所。走遍全城，一无所获。万般无奈，三位弟子只好各出40元钱，在城南永丰桥的桥洞下把一个石工用过的废弃的窝棚买过来，让胡先生住了进去。

永丰桥下穿桥而过的溪沟是泸州城的一个大排污沟，腥秽的污水终年不断，臭不可闻，孽生出许多蚊蝇。永丰桥是泸州的南大门，每天下半夜开始，便有络绎不绝的汽车轰隆轰隆从桥上开过，在桥洞下形成很大的回响，根本无法得到安宁。没有电源，所以须以油灯照明。

胡先生就孤苦伶仃地住在这里。他的居处以桥面为屋顶，倚桥墩为壁，与洞穴没有什么区别。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，会落到这步田地，更没有想到会一住整整十年。

住到桥洞下的当年中秋前数日，秋雨大作，桥侧人行道排水沟垮塌，沟水从天而降，胡先生的住所为污水所漫，由于无力修复，只有“坚守”其中，静待天晴。中秋之日，一

个叫杨大云的学生见胡先生可怜，接他去度节。胡先生即席赋五古一首，记桥下之事甚详：

昔梦城闾侧，施之五尺床，溜痕苔藓碧，衰草黯残阳。
今来桥下住，梦境惊彷徨。斗室如幽圻，潺流悲以怆。
四壁阴鬼气，蚊喙亦何长。微雨天穿漏，霏霏湿衣裳。
木榻无干处，淬灯生寒芒。昨更砖壁倾，砖石凌空翔。
投足复挂手，三郎真郎当。乱流天上来，悬瀑腥难方。
颓壁张口眼，怪变嗟无常。三夜卧其间，如游古战场。
人生梦幻耳，佛说如电光。熠熠磷火飞，等之庭燎煌。
惨惨白骨横，呼之话中肠。触鼻腥秽腥，何殊枌檀香。
我不入地狱，地狱谁能详。因之洒然悟，明光烛甕窗。
上澈九天九，地狱为天堂。佳节酬樽酒，感君意难忘。
多情贤父子，古道资提倡。特恐明月明，蟾蜍精魄藏。
书生一掬泪，当为生民将。却曲复却曲，何事伤吾行。
昊苍难可问，人事多慨慷。投箸不能食，对酒何能狂。

桥下的岁月，无日不在极其艰难中。

一天深夜，胡先生“夜半起床小便，不慎下坠一两尺石坎，又触石棱上，遂损及腰肋并扭伤髌部韧带，次晨遂不能起床，一卧两日，孑然一身，其苦痛可知”。由于无人照顾，胡先生既不能进医院，也无法吃饭，一直在床上饿到第二天晚上，这时“邻人有以白水盂饭相饷者，时方压囊羞涩，因腆颜受之”。

在桥下，胡先生度过了六十寿辰，这天他特地去照了一张照片，他的《题六十造相》诗云：

等闲六十周寒暑，春梦无痕白却头。种种譬如花取镜，芸芸真讶壑藏舟。
建安昔者刘公幹，下泽平生马少游。人事往来成代谢，天回地动一回眸。

他在给我的信中随手将诗译成了白话：平平常常地便过去了六十年，像不可捉摸的春梦一般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头呢，也白发蓬蓬了！过去的一切，正如镜里探花都成空幻，但是一般人却这也舍不得，那也舍不得，真像庄子说的“藏舟于壑”（庄子藏舟于壑，夜半被人和壑也一并偷去）；当然，过去的我，又未尝不是这样！我少年时矜骄自满，好比刘公幹（建安七才子之一，为人狂傲），现在呢，老了，一事无成了，要想像马少游所说最低的要求，也是当时认为最无大志的自白，但是也不可能（马少游是马伏波将军的叔伯弟弟，他笑他哥哥的志向太大，他说一个人只要衣食大概有余，骑款段马——下等马，乘下泽车——牛拉车就够了）。人事来来往往新陈代谢，过时的人在自然的淘汰下，是没有希望了！不过在当前这样的时代里，我仍要睁眼正视，希望为人民作出一分贡献。

想起少年时的狂傲，看看眼前的悲惨处境，胡先生的痛苦岂可以言喻。尤为悲壮的是，他在这种情况下，依然“要睁眼正视，希望为人民作出一分贡献。”真是令人鼻酸。

胡先生后来当面对我说过，桥洞下“不是人过的日子”。

出现转机

胡先生在苦难中坚持着他的吟唱，一年又一年。他的头发全白了，身子慢慢佝偻起来，眼睛里布满了白内障，戴上厚厚的眼镜也看不清东西。疾病经常折磨着他，虽然有几个学生关心，但是他孑然一身，发病时谁也不知道，只有默默地忍受。

那条伴了他多年的臭水沟，随着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也就越来越恶浊；由于交通的发展，日日夜夜从桥上开过的汽车也越来越多，噪声越来越大，他也无所谓了。身体好的时

候，他蹒跚而行，去那些廉价的茶馆花五分钱就坐上一天，茶馆里的老茶客彼此都很熟悉了。他给各地朋友的信件都是伏在茶桌上写的，写信时必须把眼睛凑到茶桌上才能勉强看清楚信笺，但是他写起字来依然一笔不苟，而且决不写一个简化字。

我行我素我依然，虽老而贫亦解颜。不用非分锱铢内口一生叱咤蠹鱼间。

他依然执着于自己的信念，坚持着，吟唱着。

一天，胡先生正在茶馆里闲坐，邻座一位气度非凡的老者过来轻轻问：“请问先生是姓胡吗？我是余造邦。”原来老者是胡先生少年时的同学，现任重庆沙坪坝区委统战部部长，他们分别已经30多年了！

两位老人当时都很激动，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往事，千言万语涌上心头。第二天，余造邦一定要到胡先生的住处去探望，另一个老同学胥声宏带着他到了桥下。当他看到胡先生的惨状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他不相信，当年班上最优秀的同学，才华横溢的诗人，60多岁了，竟然住在桥洞下，而且文革早已过去，拨乱反正已经多年，知识分子的政策已开始全面落实。

余先生感叹之余，立即赶到泸州市政协向有关领导反映，要求尽快落实胡的政策。余先生是重庆沙坪坝区委统战部部长，说话是有分量的，泸州方面表示一定予以考虑。随后不久，胡先生的补助由每月7.5元增加到15元。

余回到重庆，又向四川省文史馆郑重推荐，希望能将胡安排为文史馆员。这些对于苦难中的胡先生不啻雪中送炭。

1987年，年满七十一岁的胡先生终于盼到了“落实政策”的一天，有关部门发文宣布纠正五十年代“拔白旗”时对他的处分，恢复他的教师身份，每月发给退休工资112元。泸州二中随之给他安排了一间寝室。同时，泸州市诗书画院和内江市诗词学会先后聘他为顾问。

胡先生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宁的日子，可惜这时他的生命已经快要到尽头了。

夕阳黄昏

胡先生从此衣食不愁，但是由于多年的折磨，他的眼睛已经基本失明，多种疾病交替折磨着他。一天，他在街上又不幸被汽车撞倒在地。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很沉痛地说：兄从表面上近年似乎甚好，当然较过去不能说是不好，但其实则心情愈恶劣，生活愈痛苦，此无他，年事愈高而头脑又复清醒如故（当然贱躯则不能不老，倘不老则何说），同时一生只知读书不能料理本人生活，如头目不清醒糊涂涂此痛苦尚少，清醒醒作一个孤人甚而从知识上又略博虚誉，有时在某种场合绷起鼓打，待至下场还寓（不得云家，直是住旅馆），人家则夜归儿女笑灯前，而兄则白发衰翁形单影只，较破庙老头陀为尤凄苦也。人生几何，七十已过而一事无成，依然家无四壁。古人尚有四壁，尚有家，兄则既无家同时四壁亦非我有，故尤可悲也！

胡先生知道自己的岁月不多了，在学生林绍基（泸州诗书画院副院长）的帮助下选编了自己的《半亩园诗钞》和《素绚集》（后来合为《半亩园诗词钞》）。在自序中他说，“是戈戈者，大半从默忆中录出。此当是不可避免之翰墨孽缘。清夜明灯，把酒展卷，独恨无寒山寺之钟声也。而数十年往事，一一重涌现眼帘间，时而欣然以喜，时而凄然以悲，于幻境中几或忘此身之为蝶为周也，此转轮之车，此邯郸之枕也……”

1993年春，他因支气管炎和心肌梗塞并发住院抢救，由于数十年之贫病折腾，他的体质很差，医院已无力回天。那天上午，守候在床前的女弟子文庆芬问他想吃点什么，那时他已不能言语，就用手指数在文庆芬的掌心慢慢写了“抄手”两个字。文庆芬赶紧去街上买来热腾腾的抄手喂给胡先生吃。吃完不一会，胡先生就安详地逝去了。

他就这样走完了令人感叹的一生，终年76岁。

作者简介：陈仁德，1952年生，四川忠县人，中华诗词学会理事。